

乔晓光 著

空花

用中国剪纸讲世界的故事



空花

用中国剪纸
讲世界的故事

乔晓光 著



青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花:用中国剪纸讲世界的故事/乔晓光著.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552-5704-2

I. ①空… II. ①乔… III. ①剪纸-民间工艺-中国

IV. ①J5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71268号

书 名 空花:用中国剪纸讲世界的故事

著 者 乔晓光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策划编辑 申 尧(shenyao@126.com)

责任编辑 唐运锋

特约编辑 陈荟洁

书籍设计 棠 棠

助理设计 李小兔

印 刷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10 mm×1000mm)

印 张 18.25

字 数 50千

印 数 1~950

书 号 ISBN 978-7-5552-5704-2

定 价 298.00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电话:0532-68068629

自序

用中国剪纸
讲世界的故事

剪纸，是一个世界性普及的文化物种。亚洲、美洲、欧洲的许多国家都曾有过自己的剪纸传统，至今一些国家仍在延续着剪纸传统或活跃着现代剪纸的身影。人类的生活需要剪纸，剪纸在日常生活中成为信仰情感和手工艺劳作中不可或缺的载体与媒介。今天互联网无纸办公的时代，剪纸作为纸文明的手工价值和文化魅力又突显出来。

中国剪纸于2009年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是世界剪纸的原乡，因为最早的纸与最早的剪纸都产生在中国。在新疆考古发现剪纸的吐哈盆地，今天仍可以看到维吾尔族村庄里维吾尔族妇女在使用着刺绣的剪纸花样。而在中国多民族乡村，至今还有30多个民族遗存着习俗剪纸的传统，这是带领我的硕博士志愿者团队经过10多年田野调查发现的结果。

用中国剪纸讲世界的故事，是在新世纪初主持剪纸申遗项目时开始的。2004年挪威易卜生剧院邀请我用剪纸的方式为《寻找娜拉》的舞台美术设计原图，我接受了这个邀请，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个合作。2006年，现代舞戏剧《寻找娜拉》在北京国际舞蹈节的首演获得了成功。这之后是10多年连续不断地与不同国家文化遗产主题的剪纸合作。一切似乎都是顺其自然的，我发现无论是和哪个国家合作，他们都对剪纸这种艺术类型和叙事方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好奇，而每次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遗产主题的合作，用剪纸总可以找到比较恰当贴切的文化表达，剪纸语言的简约与限制，反而为语言表达的丰富与变化提供了更多的机遇与可能。

每个人一生总有自己命运中不期而遇的事物，有的人觉知后抓住了，有的人可能在无奈中错过或放弃了。即使抓住了事物并不等于拥有了命运，因为每个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有着自体生命存在的诸多事物的关联，有着自身在时空中存在的事实。1984年我最初进行剪纸创作的时候，我认为抓住了一个热爱的新事物，剪纸心手造物的方式打开了我的身心，使我发现了民间美术，也发现了自己内心的“民间”。“85美术新潮”时，我以油画《玉米地》和现代剪纸“中国神话与乡村民俗系列”的创作开始了立足民间的现代之路。

从对剪纸事物的热爱到对剪纸活态文化事实的田野认知，生活赋予了我很多，那些生活中“底层的珍珠”带来了许多珍贵的启示。从乡村“剪花娘子”的人生磨难与经历中，我看到了苦难与吉祥的关联，看到了艺术的生成是从不是艺术的地方开始的。

用中国剪纸讲世界的故事，是为了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剪纸和剪纸背后乡村妇女的文化贡献。剪纸申遗的过程，使我更深入地走近剪纸背后的村庄和人，去了解乡村妇女传承的故事。在中国古代传统生活中，汉字与毛笔的书写

传统塑造了文人精英的文化观，剪刀与剪花的行为影响了乡村劳动妇女手工造物的审美风尚。而我的艺术实践所要做的是如何让剪纸这种传统的语言和当下的文化叙事建立关联，让剪纸这个“空筐”在承载了新的主题与功能后，激发出新的能量与艺术。

比沟通更重要的是融合，不同事物的融合会创造出新的事实。在与不同国家的剪纸合作中，我越发体会到敢于融合事物的挑战与魅力。当然，这需要一个发现事物的复杂准备阶段，需要耐心与敏感。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艺术无处不在。我们不仅要敏感地从生活中发现艺术，也要从古典的遗产中发现艺术，更要从内心发掘艺术的本能。既然是讲世界的故事，那就意味着无所不剪。像音乐作曲一样，每一次新的主题内容都需要找到吻合的音乐调式和旋律。一事一剪，让剪纸古典的公共性程式化语言转化为个体独创性语言。

剪纸在城市化的生活中并没有消失，只是淡化或失去原来的民俗功能。大众文化意识中对节日及人生礼仪中的剪纸使用仍保持着一定的认同与热情，这也反映出中国人集体意识深处对传统民间艺术精神程式的依赖感，也是民族文化基因顽强活力的体现。

剪纸，是一种事物的指代名词，剪中有方法、禁忌和文化谱系，纸是一个文明物种，一个独立的文化与艺术的媒介。剪与纸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不仅剪出的花样创造了意义与审美，纸本身也在承载文化与表达。表达本身即在创造新的问题。剪与纸的概念，使我们发现了剪纸潜在的更多表达的可能与空间的多样呈现。材质的转换与新的剪纸使用环境空间，以及时代主题表达的需要，都在创造新的剪纸语言，推动乡村社区的剪纸活态传承与保护，也推动城市空间与社区对剪纸艺术的认同与接纳。历史也正是在这样一种相克相生的对偶世界中发展的。

选择“空花”作为书名，包含了我对时间与生命的理解。“空花”的题义源自对民间乡村“剪花娘子”的艺术与生存境况的感悟，也是我对民间艺术本质的一种理解。剪纸即如慰藉心灵的文明之花，花非花，又的确是人类生活中淳朴智慧、灿烂感人的精神之花。



于中央美术学院非遗中心

2017年1月

目录

挪威故事

纸的对话·龙和我们的故事 2

寻找娜拉·舞台上的中国剪纸 26

瑞士故事

阿彭策尔史诗·山地生活的图饰志 56

美国故事

城市之窗·进入美国公共艺术 80

白鲸·海的剪花 100

芬兰故事

卡莱瓦拉·用剪纸传唱世界史诗 120

中国故事

上海之窗·浦东新世界 158

城与乡·中国新故事 176

九宫、太阳、神话·我的早期剪纸创作 206

艺术简介

作者简历 274

挪威 故事

纸的对话 ·

龙和我们的故事

2013年，为迎接中挪建交60周年，在挪威驻华大使馆的支持与帮助下，挪威“纸的对话”项目组来北京与我确定了最初的合作意向。这是一次奇妙而又独特的文化合作，合作的内容是中挪两个国家选择各自最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剪纸艺术家，来共同创作以“龙”为主题的作品。中国的“龙”与挪威的“Dragon”是东西方不同的“龙”文明，而中国与北欧又都有各自的剪纸传统。文化的相似与差异构成了这个项目对话的当代意义。21世纪是人类文化遗产交融对话的新时代，不同国家文化遗产之间的对话，开始呈现出更加包容开放和相互理解接纳的新趋势。2013年4月，挪威艺术家凯伦·碧特·维乐来中央美术学院的专访，开始了中挪之间“纸的对话”之旅。

我喜欢这个项目的主题内容，更希望尝试不同国家艺术家之间的共同主题的对话式创作。我建议把“龙和我们的故事”作为展览的副标题，当今文化遗产时代我们应当倡导人类文化之间的平等共识与沟通融合。碧特是当今北欧最著名的剪纸艺术家，她继承发展了北欧的剪纸艺术传统，也延续拓展了安徒生的艺术剪纸手法。碧特剪纸艺术的成长经历具有很强的传奇色彩，剪纸艺术创作实践几乎陪伴了她大半生，但都是以业余的方式从事的。碧特很小的时候跟妈妈学剪圣诞节用的折剪式的雪花纹样，她16岁时在哥本哈根古老游乐场蒂沃丽（Tivoli）看见一个男人在阳光下剪纸，像安徒生那样，他直接在纸上剪出各种形象，碧特发现了剪纸的艺术表达，那个在阳光下剪纸的男人成为她终生的感



画室一角（曹量摄影 2014年）



在画室《鱼龙变化》剪纸草图前（曹量摄影 2014年）

动。碧特跑回家要妈妈教她，妈妈教不了就把剪刀送给了她。从16岁开始，碧特再也没有离开过剪纸的生活，她经历了自己漫长的业余摸索实践过程，直到50岁被人们发现的那一天。成功的碧特一直有一个梦想，她想来剪纸的原乡中国访问，想把自己的剪纸作品介绍给中国观众，也想有朝一日和一个中国的剪纸艺术家合作。当碧特来到北京与我们见面，她说她已经意识到梦想有可能会成真了。

《纸的对话》是一项深度的艺术合作。它要求我们以纸为媒介，从各自的文化背景出发，来表达龙这个十分古老的题材。龙是世界多元文明共有的文化创造。龙的传说在中华文化和斯堪的纳维亚文化中都十分鲜明和突出。但是，这两个不同文化中的龙有相似性吗？具有不同文化、历史背景的中国龙和北欧龙如何沟通对话？不同文明的“龙”又各具什么样的象征性涵义和历史形象？这些疑问背后的问题，既是中国与挪威两国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也是我与碧特作为个体艺术家对龙之文化的思想交流，是不同文明背景中剪纸艺术的对话实践，也是我创作经历中一次新的创作方式的体验。



拜访北欧著名剪纸艺术家碧特（刘云摄影 2013年）

龙在中国被称为“Long”，是吉祥与神通广大的虚拟神兽。龙在中国有着近8000年的文明史，它一直活在不同民族的节庆民俗生活中。作为时间之龙的含义是多义的，龙不仅是帝王的象征，也是民众崇拜的自然天神。在西南山地的苗族村寨中，龙又产生出许多变体，像牛头龙、鸟头龙、人头龙、蛇头龙等复合型的龙形象。在苗族端午节的赛龙舟、汉民族年节的舞龙中，龙又成为民众节日欢乐嬉戏的吉祥之物。在西方，龙被称为“Dragon”，是象征邪恶的怪兽，创世神话中龙被描述为凶暴的太古动物。龙还会以海蛇的形象出现，成为令人恐怖的海怪，许多传说中的英雄都与海怪进行过生死之战。基督教中的圣乔治，便是少数杀死恶龙的圣徒之一。北欧的神话中也有很多龙，有些龙长着翅膀会飞，有些像一个大虫。其中最著名的两条龙是缠绕着世界并咬着自己尾巴的米德贾德索曼，和藏在地下不断啃噬着世界生命之树树根的尼德霍格。在维京时代，龙头常常被雕刻在船头上，成为驱邪避凶的超自然力量的象征。无论是神与怪、善与恶，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中，龙与人类的生活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关联。超越历史传说中东西方龙之善恶的局限，透过当今世界人类的生活与社会发展的视野，来重新审视与认知具有世界文明意义的龙文化，龙在今天依旧是我们来认识自己与未来世界的一个故事。

《纸的对话》展览作品的准备过程，也是我和碧特围绕着龙和剪纸的对话与交流的过程，这是一个全新的学习实践过程，我们正是在了解认知对方的文化传统中来重新认识自身的。许多灵感的来源，是在更宽阔开放的人类文化遗产视野中去比较发现的。碧特到北京来了解剪纸原乡的中国剪纸传统和现状，参观了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陈列室，我通过民间美术藏品介绍了中国民间美



碧特作品前的芭蕾舞表演（上海刘海粟美术馆 曹量摄影 2014年）



北京今日美术馆《纸的对话》布展现场（曹量摄影 2014年）

术的文化观念和艺术特点,尤其着重介绍了中国剪纸的地域分布和最新的多民族乡村剪纸的田野调查成果。我还安排碧特在中央美院作了介绍她剪纸艺术创作思想的专题讲座,学院的艺讯网进行了专题报道,大家为碧特技艺精湛的剪纸惊叹,也为她充满古典情怀与现代时尚感的剪纸衍生实践感动。2013年的夏季,我和爱人刘云赴挪威的特隆赫姆市访问了碧特的画室,参加了碧特剪纸个展的开幕式,也考察了将要展示我们作品的国家装置艺术博物馆,就展览的空间布局我们达成一个共识,即不采用传统墙面悬挂镜框的展示方式,把墙面空出来,把剪纸在空间中与光影交互呈现,用光与影让剪纸的镂空在地面与墙面产生新的视觉效果。

剪纸在空间中与光影的交互展示,应当是“纸的对话”交流过程中碧特带来的新方式,这种方式也是她常用的展览方式。西方人的空间意识是与生俱来的,尤其在工业化时代的艺术设计与现代艺术表达上。碧特的剪纸虽说继承了安徒生艺术剪纸的传统,但她又融入了毛衣编织、挑花纹饰及许多古典传统的符号形式,这一切又服务于她对古典音乐的感受与兴趣,服务于她世俗宗教情感的升华与外衍。碧特创造了一种大体量玻璃墙式的剪纸空间叙事,她用钢丝悬挂起空间中的大型玻璃,玻璃夹着的白色剪纸像从巴洛克教堂墙壁上飘落下来的壁画,光与影使剪纸的灵魂明亮起来。

我和碧特在展览展示的创意上一直保持着坦诚透明的对话与尽可能的互动互补,但如何使创作不沦于表面的纹饰形式而去关联到当代的意义,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中国有着几千年浩瀚复杂的龙的图像谱系,但又都有着内在



在碧特的剪纸作品前（曹量摄影 2014年）



画室（曹量摄影 2014年）

相似的形式因素和结构格式。无论是哪个朝代的龙纹饰，随便选取一个都有着鲜明的历史感和民族性，但我更想创造一个属于今天的龙。碧特的创作最后选择了以“七个龙蛋”的形式，来诠释北欧从创世纪到未来的神话与现实生活的情景，她保持了以往严谨、装饰与剪影式手法的图像风格。

经历了大量有关龙的图文资料的查阅和无数个展览叙事方案的反复创意推敲，最后我确定了以“鱼龙变化”为剪纸的叙事主题，以落地生根的九龙壁式的透明影壁墙为空间展示，以一纸两面的对偶思维来隐喻表现混沌多变的现实世界。鱼变龙暗含民间剪纸常用的隐喻思维，我试图以“鱼龙变化”来隐喻我们当今生活时代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个变化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从古老的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中国人在经历着中古时期以来从未有过的文明转型时期。

“鱼龙变化”也是中国民间艺术中普遍流行的传统吉祥纹饰，是中国古老的汉语成语。“鱼龙变化”的成语最早出现在宋代古籍文献中，后来成为汉语典籍中流行久远的成语，其常用来比喻世间事物在发生本质变化。我发现了成语思维的现代性和独特的叙事魅力，也发现了其潜在的对偶形式意义，一纸两面的叙事表达即是在一个物质载体中呈现两个不同又互补共生的剪纸图像。一纸两面的光影效果也是意外的，当正反两面剪纸被光穿过纸的镂空后，落在地上的影子是两面剪纸镂空纹饰的混生影像。这区别于碧特剪纸投影的图像因果关系，回到了混沌交织的现实。这种正反两面图像相异又互补共生的叙事手法，是《纸的对话》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创意收获。

《鱼龙变化》的作品一面是鱼，一面是龙，鱼与龙图像的互衬互补实现了鱼变龙的主题表达。有鱼的一面以对称式构图，双鱼相戏，中间为牡丹与大莲花，辅助的纹样有水草、水纹、小牡丹、蝴蝶、蜘蛛、蛙娃、骑鸟人、鹭鸶、蜥蜴



《纸的对话》作品创作中（曹量摄影 2014年）